

麥積山石窟志

26.329

799

石	麥
窟	積
志	山

麦积山石窟志

冯国瑞 著

天水报社印刷厂 承印

七八七×一〇九二 十八开本 六·五印张

字数：六〇〇〇〇 插页：三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印刷

印数：一——一〇〇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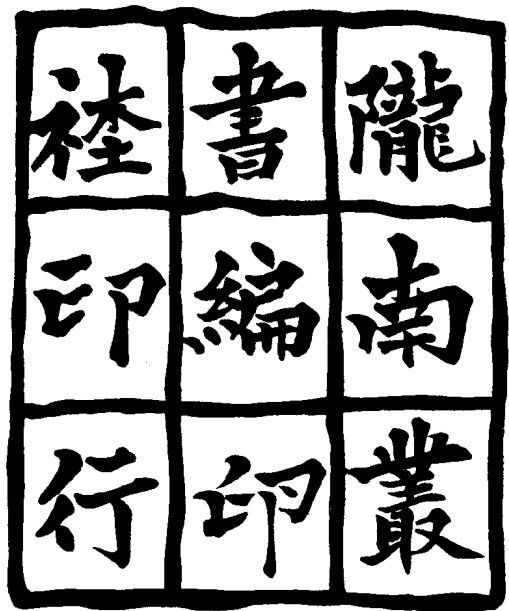
甘新出〇〇六字总〇五五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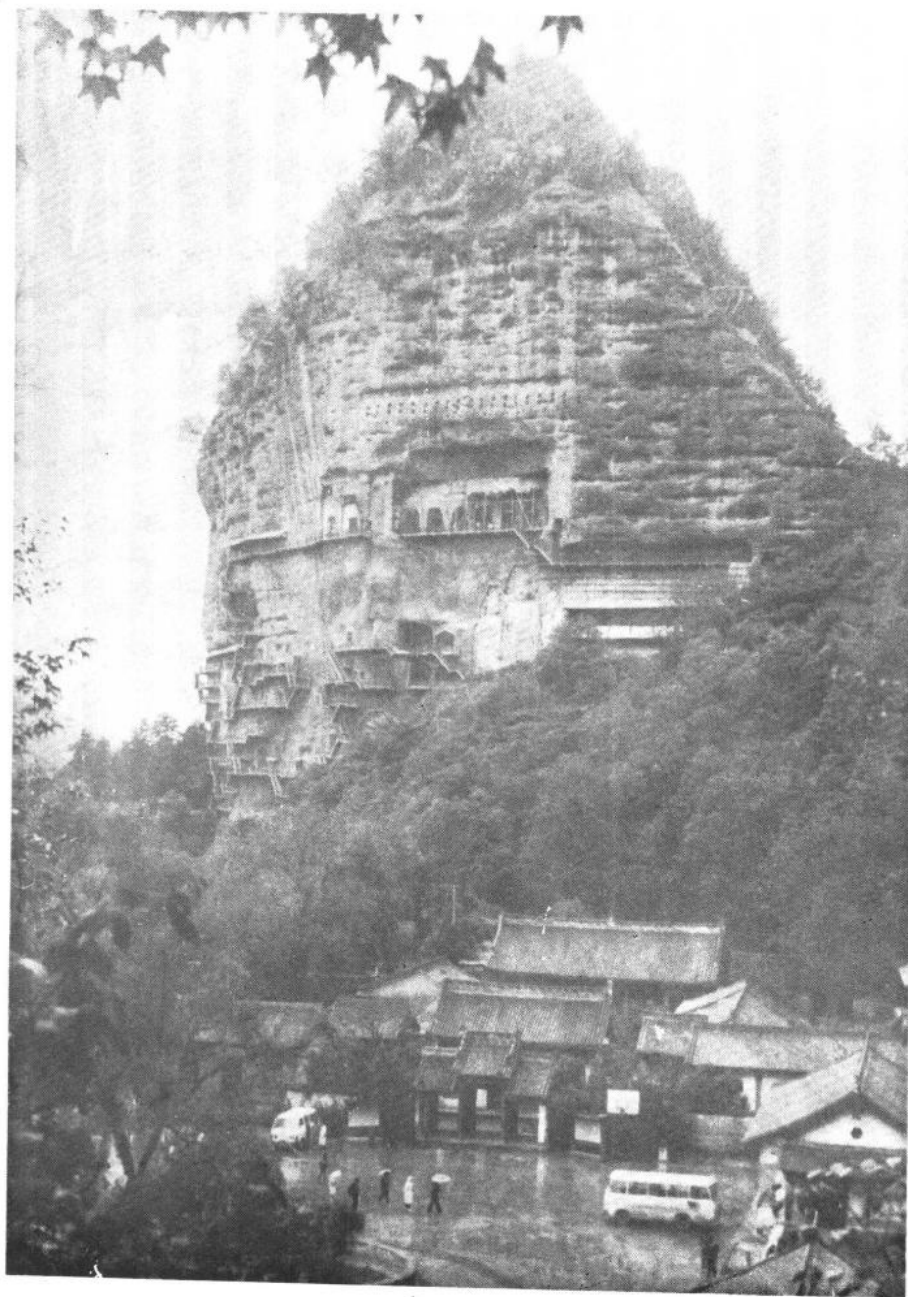
(八九)二十五号

考古研究所惠存

周貞吉敬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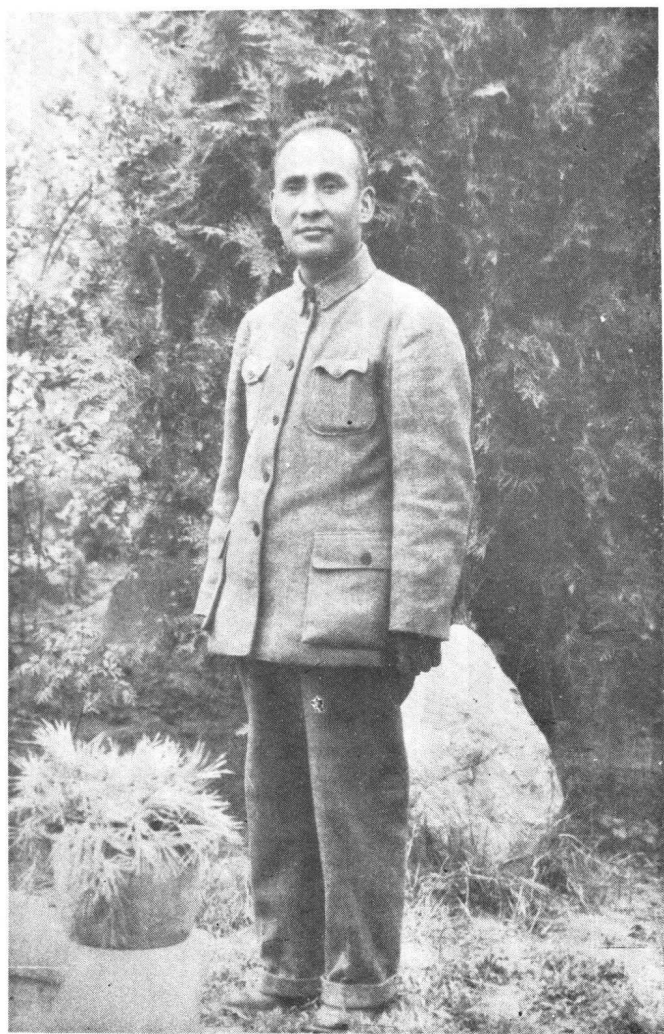
九年十月





麦积山石窟

郭锦堂 摄



作者遺像



作者墨迹

作者手迹

二月十日書於中作

● 体侯

雲從密峯上卷樹三毫飛天數在兩坡地峯林空澗霧添山翠法殿

映水紅滋邊雲空杖影能滄崖綠

● 春桂山相學佳句

● 高蘭曲  
仲翔

寺跡高房古千山寺後空飛樓甲身空深潭現影空漫與待幾有

空有晚紅相忘同接歸期不有遊踪

沈和佳侯表佳句作主酬仲翔

● 琳台

絕雁行年聲峯理物幾空散在塵信馬遊暑院器空林之懸亭

懸空上渡雲映日江空嵐經老惜玲峯山遊踪

● 舟和句約

● 琳台

秦州邊勝法披地千寺晚昏臨空湖深空撒村空作鼓聲出佛小翻支宿

● 教紅僧階淨坐光天堂數印踪

● 六和句  
仲翔

● 体侯

竹名枝信鳴如竹確前空同松塔高年上峯輕風吹  
僧樹空自出遊由三周樹山空清身下盡兩河津建空孰仍嘉願一祥

空際青持伽羊皆所啟礼佛志修酬

● 和南和

● 仲翔

前德楷初宋造能謹莊周良朋奉少長勝送是遊遊非把三牛

梵院十二樓插椽檣林半空事空座酬



出入青紅翠靄間夕陽倒  
 影下溪灣此中猿鶴休相  
 笑謝傳京歸自有山  

 此景上元後二日與瑞應寺主僧本善者  
 得權架板亭徑登西園碑洞甚見北朝十德碑  
 歡喜甚景甚佳山勢之馮國瑞 宿美館主

洞窟後升山上下

得權同志 行二

蓮花魚戲葉西東

一九四七年六月馮雨院時同進美積山

作者手迹——

一九四七年書贈麥積山  
 木工文得权的中堂(画芯原大  
 130×66)和对联(画芯原大  
 65×33)

麦积山石窟志

# 麦积山石窟志目次

## 麦积山石窟志序

## 自序

甘肃诸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龕	九
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	一三
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龕	一五
北周李允信之建造麦积山七佛阁与庾信之作铭	一七
散花楼遗基间之六朝壁画与藻井画	二一
造像	二三
建筑	二七

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·····三二

宋明清人之石刻·····三五

瑞应寺·····四六

胜迹·····四九

艺文附录·····五二

**附作者有关论著·····七三**

天水麦积山西窟万佛洞铭·····七五

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·····七七

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·····九九

**改版重印后记·····一〇九**

## 麦积山石窟志序

中国历代国史家之征载，凡非儒者所重，只能因人而载事，未能综事以征实。故史之所志所略，皆不及于人生文化阶段之宗教与艺术。所谓执一以衡世，举则铢靡遗，废则泰山弗顾者也。私家记征文献，虽则不无专载，而在继往开来之业上绝不相及。是以千数百年以来，波斯、乾陀罗、印度宗教艺术之文化影响于中土之造作，而人多弗之顾。必待文物劫余之后，而始有『敦煌学』之成学；必待象画劫余之后，而始有云冈、龙山之审存。故在外人未有所著之先，国人皆未之及。唯秦州麦积山石窟之有志，则自天水冯公仲翔始。此志也。将秦汉以来兹山所关之文献，证以群籍，录于现实。虽在岩豁深邃之中，上下古今，批却导窾，覩缕毕见。有此而地方时代文化之史性，继起而征者，自公令之。其关于佛教艺术与中国艺术之

相融，当以此山名物为继开之纽。其中虽亦不无外人之少劫，然全部所有，尚因有所呵护而得葆其原。在一代美术史上非特比之云冈、龙山能见其全，堪为直观的完本，且在大河流域诸石窟间，能为时代进化的研究，以遂公志。何以故？就北朝言，在晋、魏、齐、凉、秦、周之间，凡译名《经》、《论》、《律》者，十之九出自印僧。名刹丛林，铅槩云集。而法显自印归长安，在于公历四百十五年顷。法物之所传，缙流之所习，象经图案之所依。移译而外，其于佛陀本生现生各象、菩萨象、天象等一切法象遗物之监雕监绘，与夫塔婆、寺殿、僧舍之监建，会逢其适，正为中印度笈布多王朝佛教艺术黄金时代。故其作风，虽远在数万里之外，俨然与阿姜他、开里、纳西克、库而利之大石窟寺刹，同时堂皇分矗于大河蜿蜒之左右。华印遥望，东西竞峙。而麦积诸窟之成，又在第六世纪之中叶。以时考之，在于云冈、龙山、伊阙、彬、凉、敦煌等重要石窟镌建之后。故得于笈布多之艺术成分，为时较晚，大候愈深；且以开隋唐中心美术之滥觞，为一代之标本，自属当

然。冯公此志，尚欲分摄真影，详测崖略，毡蜡遍施，度插深邃，以征具体。乃以从莽心戒，俟诸异日。窃以为敦煌石室之今可考知者，自北朝而下，宋明以上，代有镌窟；而此麦积石迹在北宋《太平广记》引《古记》曰：『六国共修』。南宋寺碑亦云：『六国重修』。似其纵横时空，或则不只魏周。秦州久为中国及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之会，而麦积山洞之梯，有自宋明以来不可跻攀者，其中或不无敦煌性之所储。深望继公此志者：（一）萃艺术、工程、历史、考古各学专家组织实施，分性研讨；（二）筑架穷探，分用墨拓、照相、速写、投影画以及抄录各法，一名一物，悉数入究；（三）作全山及其关系部之高度平面、侧面、总、分各图，为分析综合之计；（四）凡有不著于山石之文物如洞藏图书遗物之属，设会保存；（五）综合国中各代佛教艺术实物及中外著述于此代美术结一总帐，列为通史之一部；（六）上项所定，地方力有未逮时，可由中央及省、地方文化机关团体合力为之，并由地方行政负责永保。如此则不特不负公之所志，而时代学术之潮流，亦得以为新的

国史有所建设焉，深所愿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徐沟刘文炳耀藜甫序



## 自序

秦陇之间，麦积深秀，与崆峒、莫高鼎峙天成。远溯秦、汉之史迹，西魏、北周之营造，飞瀑峭峰，奇观森列。宋明以来，累遭劫火，而佛龕石室，无虑千万，岿然独存。清乾隆三十二年，镇洋毕秋帆先生沅出为巩秦阶道，尝登麦积山，有诗，犹见庾信《佛龕铭》。诗有云：『兰成铭尚存，文字兼媚妩』。惜其后志《关中胜迹》未收；陇上传世金石，久闕未著。由来士夫登临，徒讶险奇，专供吟啸。光绪二十八年，吴郡叶鞠裳先生昌焯典试度陇，惜未能往游访碑。唯语吴兴刘承干曰：『陇右唐、宋以后，沦于戎索，唯环、庆、泾原诸郡，为边帅驻兵之地；建炎南渡，阶、成、秦、凤尚未析而入金，此两地间有宋刻。又闻崆峒之轩辕官及秦之麦积岩摩崖林立，以非简书所经之地，未能规往，毡雄物色，寂寥无几。』

语见《彬州石室录》